

与时间赛跑

——须弥山石窟修缮记

本报见习记者 徐琳 文图



须弥山石窟宏伟壮阔，气势磅礴。

4月，固原市须弥山，桃花灵秀娇艳。

端坐于半山腰的5号石窟须弥山大佛被脚手架和绿色安全网遮得严严实实，窟檐抢险加固保护工程正在进行中。相国寺内布置了水害监测的仪器，正在进行水害治理前期勘察研究。

须弥山石窟自北魏始凿之后，历朝历代都会对其进行一定程度的修缮，以期延年益寿。除去西魏、北周、隋唐各代大规模营造，须弥山石窟在宋、明、清各代都进行过不同程度的修葺重装。

新中国成立至今，已有多次对须弥山石窟抢险加固的工程。这才使其在历经刀光剑影，见证朝局动荡后，依然秀骨清相，富丽华美。

1984年，须弥山石窟迎来首次加固整修保护工程，后经多次修缮，2020年4月开始，须弥山石窟再次启动“全面体检”“闭关治疗”，修复壁画，加固窟体。尽管经历的时期不同，但须弥山石窟都在做着相同的一件事——与时间赛跑。历代的修缮与抢险加固就是为了让须弥山石窟保存更久。



壁画修复师王晓生小心地修缮须弥山石窟壁画。

历代均有营造修缮

山风呼啸，松涛阵阵，丝绸之路上的驼铃声仿佛又在石门关响起。

约公元3世纪，源于古印度的石窟艺术沿着丝绸之路传入中国，须弥山石窟就是中国石窟艺术史上两次高峰时期的经典之作。

固原，在历史上是西北军事重镇，也是丝绸之路东段北道上的重镇，更是文化融合的交接带，须弥山石窟艺术就是其最具代表性的文化交融价值体现。

须弥山石窟是在北魏局势动荡中诞生的。北魏所开凿的石窟，窟室多为中小型窟龛。造像面目清瘦，透露出秀骨清相之美。北魏迁都洛阳之前，造像多为身着圆领窄袖的胡

服，迁都之后，造像多改为身着中原宽袍大袖的服装，这是北魏孝文帝服饰改制对须弥山石窟造像艺术创作产生的影响。

到了北周时期，“抚导乡里，甚得民和”的柱国大将军李贤镇守固原时，须弥山开凿石窟最多，造像多显姿态优美、面容安详、雕刻之精美、规模之宏大，须弥山的石窟造像也就成规模地发展起来。

与龙门石窟开凿在平展峭壁不同，须弥山石窟百余大小的石窟依山傍势，或临川而开，或雄立山巅，或蔽于山凹，各时期的洞窟分区开凿。

隋唐时期，须弥山石窟不仅开凿的窟室数

量多、规模大，而且雕凿技术也更加娴熟。第5窟是一个大龛内凿出的一尊高达20.6米的弥勒佛坐像，一只耳朵就高达4米，雕刻手法丰满圆润，衣薄透体，自然流畅，显现出世俗化的人文特点。

宋、明、清等朝代继续营造修缮，如今，须弥山石窟仍存有宋代造像题记碑刻“绍圣四年三月二十二日收复陇干姚雄记”“崇宁癸未”。这些大大小小的石窟，从古至今不断重塑修缮，因此才形成风格各异的须弥山石窟群像。

须弥山石窟的建造历程，是固原古代经济、社会、文化繁荣发展的象征，更见证了中外文化交流融合与创新发展。

石窟祸福相依

须弥山石窟，见证过王朝霸业的辉煌年代，也曾遭受过岁月的风雨洗礼。

1920年，海原发生里氏8.5级特大地震，波及范围很广。须弥山石窟在这场突如其来的大灾难中，洞窟坍塌，壁画剥落，造像皆是残垣断壁，几近消亡。值得庆幸的是，地震虽造成塌方导致石窟掩埋，但也减少了石窟与外界的直接接触，大佛寺及相国寺才得以完好保存。

在时间的洪流中，自然灾害对石窟产生的损毁无法预料，但是，石质文物的自然特性也不同程度地损伤了须弥山石窟。

须弥山石窟开凿在地质新生代早第三纪始新世的沉积岩上，由于山岩为中粗粒砂状结构，因此更易遭受风雨的侵蚀，特别经不起雨

水的冲刷，遇水浸泡极易风化剥落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岩体的裂缝会越来越大，渗水量增加，严重时可导致洞窟的溃塌。

近年来，须弥山石窟风化程度不断加速，这种风化多因岩体内的陈年积水逐年下沉，导致造像受损。目前，须弥山石窟中许多北魏、西魏、北周及隋唐时期的造像雕刻品、题记等，除被地震坍塌石块砸毁损伤外，大部分都是因雨水漫淋潮解风蚀，局部或全部风化剥落，模糊不清，仅存轮廓，有的几乎无存。

对须弥山石窟来说，成也岩质松软，败也岩质松软。由于岩质松软，便于开凿和雕刻，造就了须弥山石窟的壮阔奇观；但也容易被风化侵蚀，造成石窟损毁。

除此之外，人为破坏对须弥山石窟的损害

也非常大。

1982年，须弥山石窟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二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前，无人看护，尚没有文物保护措施，许多人曾拿着锤子、榔头砸毁这些艺术精品。

2014年8月，须弥山石窟被国务院授予国家AAAA级景区后，游客数量开始逐年上涨，游客观赏时呼出的二氧化碳、相机闪光灯、手汗触摸墙壁等都对石窟产生了不同程度的损害。

“祸兮福之所倚。”须弥山石窟历经千年风吹雨打，沉淀了历史厚度，增添了沉稳沧桑。

让石窟“活下去”是文保的意义

须弥山石窟的大美，离不开一代代匠人的精心呵护。

1984年，文物工作者开始对须弥山石窟的加固整修工程，规模浩大。全面调查须弥山石窟的第1窟、第48窟、第50窟、第51窟中共计185.47平方米的壁画首次进行修复。

“修旧如旧”说起来容易，做起来困难重重。文物保护是一项不可逆的工作，稍有差池，文物就可能不复存在。多年前，宁夏文物界的一位专家曾说，“我们并不追求一劳永逸的保护，因为那可能会造成对古迹一劳永逸的破坏。”文物保护也是秉持着“最小干预的原则”，要把握好合理保护的度。

因此，须弥山石窟加固及水害治理本着谨慎的态度，科学合理开展工作。目前，须弥山石窟正在进行相国寺区域水害治理的前期勘察研究，中国电建集团北京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项目负责人杨赫楠介绍：“我们做的工作，就好比是医生给病人看病，找到病因才能对症下药。”现在的须弥山上布置了水害监测仪器，通过瑞雷波、电阻率来监测水的渗流情况、岩石的风化程度，也是为后续的保护做好准备工作。

只要伸手触碰，就能明显感受到窟内的温

度差异。这是因为，洞窟内墙壁的干燥程度不同，阴面的墙壁摸起来偏湿润，而阳面的偏砂质感，干燥。所以杨赫楠在目睹这一切后，又严肃地补充道：“文物保护并不是要把文物修复成从前的模样，所有的文物生命都是不可逆的，包括须弥山石窟，我们能做的，就是延长它的生命。”

每一个文物工作者都是幕后英雄，虽为鲜为人知，却始终默默无闻地帮助历史文物对抗时间。让文物“活下去”就像昙花一现，只片刻便会消失，而让文物“活下去”，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物保护。石窟故事的展现，并不只是壁画上的多彩绚丽，也不只是每一尊造像背后的历史内涵和文化底蕴，还有着传承至今的匠人精神。

修葺如旧留原貌，利在当今益万年。

须弥山石窟凝结着各个时代劳动人民的心血与精神，如今也在不断点亮让文物“活下去”的希望。就像这春日里，须弥山上盛放的桃花，似是在说：“愿自今后，每岁春来，因有繁花而不寂寞。”



手绘 谢鑫